

信息高风险时代的新闻创新与人工智能¹⁾

王辰瑶 封丽

摘要 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与社交网络叠加生成当下信息高风险环境的内在原因,并指出,面对这种情况,新闻业不能仅考虑“应用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更应采取“面向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因为前者追求的只是在现有框架下提升新闻业效率,而后者才是对新闻业在当下信息生态系统中存在意义的重新锚定。本文讨论了四种“面向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行动,包括:对新闻工作机制展开广泛的“再阐释”,重建新闻面对人工智能的文化权威;优化人工智能的部署方向,提升新闻的认知价值;创建关于“人工智能”的专门化报道领域,确立新闻业对AI议题的话语权;强化AI时代的新闻伦理,捍卫真实性与公共性的操作规范。总之,进行“面对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意味着新闻业应致力于成为信息生态系统的修复者和人工智能企业的平等合作者,而非盲目的技术跟随者。

关键词 信息风险;信息生态系统;人工智能;新闻创新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江苏南京210023;封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

2025年初,本文第一作者在给大学一年级同学上的《理解新闻》课堂上做了一个小“测验”。请同学现场看5张图片,内容分别是“加州山火烧毁好莱坞标志牌”“张文宏医生直播带货”“梁文锋回应冯骥称DeepSeek是国家级别的科技成果”“日喀则地震中被埋在废墟里的小男孩”和“吴彦祖宣布卖英语网课”,并告诉他们5条内容中只有一条是真实的,请他们找出来。8组同学中只有2组回答正确——“吴彦祖宣布卖英语网课”是真的,其余6组选择的其实都是已经被广泛辟谣过的深伪(deepfake)内容,尤其是今年1月广为流传的那张“日喀则地震中被埋废墟的小男孩”合成图片,多家媒体包括央视新闻还做过专门的辟谣核查报道。但2个月后,至少从这次课堂小“测验”结果看,“真相”似乎仍未能触达大多数已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受众。

近年来,研究者对使用者识别深伪内容能力的科学实验结果大多也不乐观。一项对西班牙马德里地区80名年轻人的实验显示,被试者在看内容时,会优先看逼真度出色的图像而不是标识媒体来源的元素,这会阻碍他们对信息的批判性阅读,从而无法检测视觉伪造^[1]。另一项关于829名荷兰受众的实验发现,受众已经很难从技术上分辨深度伪造视频和真实视频了。引发公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网络化新闻业建设路径研究”(23BXW034)。



众怀疑的往往是视频违背了常识，而不是其技术表现^[2]。

举这些例子绝没有“批评”受众信息素养不高之意，实际上“受众”就是“我们”。我们的生物大脑仍然保留着缓慢进化而来的信息接收偏好，但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却正在剧变。因为这种结构性错位，当下的信息环境正无可避免地滑向史无前例的高风险状态。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信息疫情”^[3]问题，可视作是人类在社交媒体时代第一次遭遇大规模流行病时的伴生风险。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抗与新冠有关信息疫情的难度和重要性，不亚于在卫生领域对抗新冠的战斗。自然界的病毒有流行和衰退，但信息环境中的“病毒”却似乎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演化出了更强的生存韧性。2025年1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第20版《全球风险报告》，将“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与武装冲突、极端天气、经济对抗和社会极化共同列为2025年全球面临的五大风险。这也是“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连续两年位居短期风险之首^[4]。

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一向以为社会提供真实确切快速的事实叙述为己任的新闻业该如何自处、如何作为？这是本文的思考出发点。

一、“信息生态系统”视角中的新闻

身处这样的信息环境，新闻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得不跳出职业圈，进入到更大的、相互联系的语境中。近年来，“信息生态系统”（Information Ecosystem）不约而同地成为被许多学科启用的术语，甚至开始在非学术的日常语言中大量渗透，这多少说明我们对了解一个日益增长、庞大复杂的信息共同空间有迫切的共识。尽管这个概念还很很不成熟，比如研究者指出“信息生态系统”目前多以“隐喻”的方式被使用，这有助于概念流行，却使其内涵含混不清。学术界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构成、关系和驱动机制仍所知不多^[5]。

目前，不同学科对“信息生态系统”的初步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对信息生态系统之“基

础设施”的形成演化规律、对信息生态系统之构成结构及信息流^[6]、对信息生态系统的评估及使用者的信息素养等不同研究兴趣上^[7]。已有研究尝试揭示“信息生态系统”的结构变化规律：在社交媒体上，用户日常分散在各自兴趣标签形成的模块化结构中，但当热点事件爆发，注意力会快速集中到少数大标签，形成层级互动的嵌套结构^[8]。一旦事件影响减弱，网络又会逐渐恢复为模块化结构。整个弹性变化的过程如同生态系统自我调节，体现了信息流动与用户行为的动态平衡。变化的驱动力则是在算法支配下用户为提升可见度的使用竞争和互动行为，这些行为改变了注意力、记忆力和处理时间等关键资源在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分配^[9]。对虚假信息在信息生态系统中流动的研究也发现，媒体对虚假信息的“辟谣”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有限社会关注，随后虚假信息尤其是一些经常改变元素的谣言文本又会退回到“传播界墙”后，在小圈子中继续生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当前的信息生态系统中，虽然屡屡升级辟谣、反诈手段，但虚假、诈骗、危害性信息仍然猖獗的结构性原因^[10]。

传统新闻学比较关注的是新闻如何构建信息环境的问题。从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拟态环境”假说，强调公众并非直接接触现实，而是通过新闻媒体塑造的“信息图景”来理解世界开始，很多研究都强调了新闻对现实建构的中介性，如塔克曼（Gaye Tuchman）所称的新闻是现实的“框架”^[11]。但遗憾的是，新闻研究很少从信息环境的视角反向思考当下的新闻问题。数字新闻学中虽然不乏“新闻生态系统”这样的概念，但多是从比喻角度使用，在概念上存在“关键性模糊”，而且往往只用其来描述一个自足的新闻生产者竞争和共生的自由新闻市场^[12]。仅有少数研究站在整个信息环境的角度考察新闻自身的发展、功能和角色，但信息生态系统对新闻业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因素。一项研究分析了新闻在生产过程中就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如何经由算法介导的在线信息系统被复制和强化^[13]。正如杰西卡·罗伯茨（Jessica

Roberts) 在《有效新闻：信息生态系统如何运作以及记者应如何应对》书中所说，在一个存在结构性问题的信息生态系统里，新闻记者和读者都不能“假装”所有信息都在“思想自由市场”上公平竞争，而新闻业只有发布事实就足够了^[14]。

新闻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仅离不开所处的“信息生态系统”，新闻业的价值与功能同样离不开对当下信息环境的洞察、分析和评判。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给已经快速变化的数字信息环境带来了更大的变数和不确定风险。在此前提下，从信息环境的角度来讨论新闻业之当下处境、思考乃至选择新闻业之发展方向，尤为必要。英国路透新闻研究所的年度预测报告将人工智能与数据驱动的新闻列为2025年新闻行业的主要趋势。但与此同时，仅有四成新闻编辑和媒体高管表示对新闻业的前景有信心^[15]。南京大学新闻创新实验室发布的《2024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也提到，当前新闻业并未做好应对信息环境剧变的总体方案^[16]。不难看出，新闻业正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满怀忧虑地报道了大量滥用人工智能导致虚假信息、幻觉、误导乃至诈骗犯罪和社会混乱的事件；另一方面又颇为焦虑地向外界展示新闻业如何积极采纳AI技术。从“又一家AI新闻主播正式上岗”^[17]“AI一键生成报告解读”等给自己打上“AI制造”标签的急迫，到大量媒体从业者把如何训练AI、使用AI的经历写进报道的跟风^[18]，在AI风潮的搅动下，新闻业并没有表现出与自己在“信息生态系统”中应有角色相洽的冷静和理性。新闻业必须对当下信息环境有清晰的判断，才能在新的信息生态环境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信息高风险环境的生成原因

如何看待我们当下所处的信息环境？人文思想家们对此问题的认知深度和独特角度往往在唱衰“文科”的舆论风气下被忽视和埋没了。如哲学家赵汀阳在近十年前“阿尔法狗”(AlphaGo)击败围棋九段棋手事件后，就提出

了超前的预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已经超出了对人类现实生活影响不大的“知识论”革命范畴，转向了“存在论”问题。“而所有涉及‘存在’的问题都是要命的，所以刻不容缓。这就是问题之所在。”^[19]近两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普及，公众也开始从“工作能不能保住”“AI加速新药研发”等不同层面体会到新技术对人之“生存”的正负方面的影响。然而“存在”不仅是物理意义(原子)上的，也是数字化的(比特)。现实已经表明，数字化生存并非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当初设想的那样乐观：他论述的数字化社会四大特征“去中心化”“全球化”“赋权个体”“追求和谐”^[20]。但对应如今的全球现实，应该说在这四个方面均出现了与其预测相反的趋势。人工智能与社交网络的叠加，给人类社会的信 息环境增加了空前的、结构性的风险因素，至少表现为如下两点。

(一) 虚假信息与真相传播的效能逆转

1644年，英国思想家、政治家和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对英国国会的隔空演说式政论——《论出版自由》中曾激情澎湃地呐喊道：“让她(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交手时吃过败仗呢？”^[21]弥尔顿原文中用的其实是“真”(truth)和“伪”(falsehood)的交手，中译通常称为“真理”和“虚伪”的交手，窄化了原意。这种乐观的真在与假的角力中必胜的观点，影响新闻传播学至深，以至于成为某种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实际上，真假角力从不是一件胜负天定之事。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指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22]2018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通过大数据方法在经验层面上证明，社交网络上“假消息”比“真新闻”传播更快、更广、传播层级更深^[23]。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结合社交网络，使得虚假信息和真相的传播效能进一步逆转。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滥用，可以极



大降低虚假信息的制造成本，加速虚假信息产业化的趋势。如媒体去年通报的一起案件显示：警方抓获的一位内容运营者，一人控制着5家MCN机构，运营账号842个，运用人工智能一天能生成4000~7000篇内容，日收入万元左右^[24]。2024年印度大选期间，深度伪造视频大量涌现，伪造内容包括让名人为政党代言、恶搞政治对手、复活已故政治家为政党背书等，还有专门的AI合成媒体技术公司为印度政界人士制作此类内容，投入选战^[25]。相比之下，基于事实的真相生产成本却少有变化：人工智能固然可以在分析数据时给记者提供一些帮助，但挖掘鲜为人知的、被各种力量精心掩盖的事实、从不同来源交叉验证事实等核心工作，仍然需要记者亲身完成。如去年影响力甚大的《新京报》“罐车运输乱象调查”报道，记者得在高速上跟踪油罐车数月，才能挖到事件的完整链条^[26]。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高性能，也使虚假信息的仿真性大大提高。不仅公众识别难度大增，也让真相自证的难度变高了。利用人工智能“检测”人工智能合成内容的方法，目前看来很难成功，至少绝不是一些观察者所说的能够轻易“用魔法打败魔法”^[27]。

一来，即使使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辅助检测^[28]，虚假信息也变得越来越难被检测。更糟糕的是，被深度伪造信息欺骗过的公众还会出现无差别的信任下降。一项针对德国公众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发现被虚假信息欺骗后，所有形式的媒体可信度都下降了。即使是接触了真实新闻媒体的人，其自我效能感也会受到影响^[29]。这项研究也再次证明了此前研究中已经揭示的，新闻媒体的事实核查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逆火效应”^[30]。向公众揭示虚假信息，结果却是让公众什么都不信了，包括新闻媒体的可信度也在下降。再者，如果检测不准，把真的误会为AI合成的，后果也同样是灾难性的。2025年一些高校开始要求检测毕业论文的AI率，但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这类旨在确保论文原创性的AI检测本身却不靠谱，反而给认真写论文的学生带来困扰^[31]。

因此，在“造假”变得更容易而“证真”却变得更困难的双向夹击下，虚假信息与真相传播的效能出现了根本逆转，信息生态系统的“自净”机制即便不说是全面失灵了，至少也已经是大为失能了。

（二）内容幻觉增殖，认知与事实解绑

如果说虚假信息肆虐背后还可辨析出利益驱动下人类操控的轨迹，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训练和概率匹配的输出原理，则不仅让内容幻觉自我增殖，而且难以追踪查证。近期，演员刘晓庆因某视频号伪造她的视频而发出惊呼：“画面是我，声音很像我，但不是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大家以后不会搞不清楚哪个才是真的我了吧？”^[32]这则娱乐新闻让人细思恐极的地方是对“以后”之信息环境的担忧：伪造视频的源头相对容易查封，但已经大量进入信息环境的不实内容却可能正板结为一个真假难辨的语境。考虑到人工智能对“数据”的饥渴，不实内容在数据训练中的循环，内容幻觉可能以弥散且难以追责的形式在信息环境中撒播。如果“大家搞不清楚哪个才是真的我”一语成谶，意味着我们的认知无法再以事实为基石，这会从根本上逆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逐渐奠定的以事实和逻辑为架构的理性认知框架。

大语言模型（LLM）的许多实际应用效果令人惊艳，但在狂欢与恐慌的强烈情绪退潮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内容幻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靠性和现实部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33]。2025年初的一项研究验证了对大模型进行“数据”投毒有多容易：纽约大学研究者发现仅将0.0001%的训练数据替换为错误信息，就训练出了更有可能传播错误医学知识的大模型，而数据投毒的成本仅为5美元^[34]。其他一些很容易使人工智能产生内容幻觉的行为，包括用提示词诱导AI生成虚假回答、人工智能并不真的“理解”问题，但提供了在语义概率上“合理”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回答、原创数据耗尽后用合成数据继续训练等，这些行为甚至都不能说是“不当”使用，它们本就是符合人工智能的计算本质。研究者认为，AI幻觉在技术构思阶段即镌刻于

其自身的技术基因之中；在技术发明阶段，大模型能以技术主体的身份“自主”编织AI幻觉；而在技术创新阶段，则因为多元行动者的使用、互动和动机等进一步导致AI幻觉^[35]。

即便我们乐观地相信，AI幻觉问题如同人类在科技发展和应用中面临的其他问题一样，仍然是“有解”的。如引入高质量的专门化数据、加强人工智能的分析推理能力等，都可能缓解幻觉问题。但关键是“时间”。人类信息生态系统如何能快速有效地应对当下虚假信息传播效能猛增和内容幻觉增殖循环的全新挑战？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应用和日常化，留给社会以几乎不设防的方式暴露在这一前所未有的信息高风险环境下还能全身而退的时间不多了。

新闻业在这一关键窗口期，应该做些什么？

三、“面向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

对过去二十年来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媒体的研究综述表明，新闻媒体对技术平台的依赖逐步加深，新闻媒体的话语权逐渐边缘化，受众对自动化内容的觉察度不高，信息失真问题严峻。由此，研究者认为在新闻业这样的专业领域中讨论人工智能时不能完全以技术为中心，需要有能考虑社会意义的专门方法，并重点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导向服务社会利益的正确目的^[36]。但当下新闻领域面对人工智能的“反应”似乎和其他行业一样，从业者在混杂着恐惧与兴奋的情绪下摸索着应用人工智能，尚缺乏对新闻业所肩负之独特使命的自觉，亦没有充分意识到看似紧跟技术潮流的“创新叙事”，背后仍然是曾盛行于大众传媒时代的“效率追求”。新闻业追求效率的制度文化的确曾帮助新闻业确立在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优势位置，但如今还以追求生产效率为主要动力的创新变革非但不能很好适应当下的信息环境，甚至会反噬新闻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空间。

目前，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合成媒体”已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推动者是第一批投资于自动化内容分发的公司^[37]，其对原创新闻的侵害可能远甚于当年内容聚合平台对新闻媒体的

“搬运”；大量盈利型和公关型的所谓“自媒体”在使用人工智能时边界意识薄弱，用人工智能的回答、观点，甚至作诗作赋的内容填充作品的做法不仅流行，而且还带着公开炫技的“时髦”气息。这些现象并没有引起新闻业的足够警惕，相反，潮流风气所及，不少新闻媒体自身亦颇为迷恋人工智能的快速生成能力和炫酷创意效果，并以此自傲。本文并不否认这一层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提高媒体生产效率、降低制作成本确有帮助，但认为这类应用充其量只是“小技”。面对社交媒体网络与人工智能共同导致的信息高风险环境，新闻业必须把自己置于如何服务于整个信息生态系统的语境下，思考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进行新闻创新这道“大题”。

因此，本文提出与当下新闻业正积极尝试的“应用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Applied-AI Journalism Innovation）不同的另一种创新思路，即新闻业更应该采取的是“面向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Face-to-AI Journalism Innovation）。与“应用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追求在现有框架下提升新闻媒体的生产效率不同，“面向人工智能”的新闻创新本质上是对新闻业在急剧变化的信息生态系统中存在意义的重新锚定。存在论（Ontology）探讨的是“存在”（Being）本身，在AI深刻重塑信息生态系统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我们要追问新闻在整个信息生态系统中“为何存在？”“承担何种角色？”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讨论新闻创新实践的基础。

在现有的“应用人工智能”进行新闻创新的框架下，新闻业可以利用AI提高采编效率、扩大产品线，固然有其意义，但只是在工具层面上优化如何“做”的问题，并未触及新闻在当下信息生态系统中应以何种方式“存在”的更深层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新闻业应超越工具理性，从其存在的本质目的出发，思考如何在AI重塑的信息环境中重新确立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通过对自身的系统性变革，重构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生态系统的的关键变量。这，才是新闻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进行新闻创新需要



回答的“大题”。那么，如何“答题”？本文也在此提出新闻业进行“面向人工智能”新闻创新的四种可能行动路径，期待能引起更多讨论。

（一）对新闻工作机制展开广泛的“再阐释”，重建新闻面对人工智能的文化权威

“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记者作为“阐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等新闻文化阐释路径方向的研究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似乎有些过时。但越是外部环境剧变的时刻，越需要对新闻这一制度文化进行公开阐释。泽利泽（Barbie Zelizer）认为记者作为“阐释群体”的成员，通过共同的话语和对重大事件的集体解读而团结在一起^[38]。记者群体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关于为何以及如何报道重大事件的阐释能力，对于建构新闻权威和媒体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曾经颇让新闻界自豪的能力在全球新闻业都有明显下降。如英国路透研究所报告称，6大洲46个国家和地区媒体市场的数据显示，几乎一半国家的民众对新闻的信任度在下降，仅有7个国家有所上升。而新闻回避者的比例在各国都急剧上升^[39]。近年来，新闻业在面对情绪化的数字公众和众声喧哗的自媒体时，经常陷于被动。这里有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不能仅怪罪于网民素质，否则只会扩大新闻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

本文认为，新闻业不能自囿于在争议事件中被动防守，更应该在目前对新闻业并不算友好的整体社会氛围中耐心做好新闻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的“再阐释”工作。比如，在讨论人工智能与新闻生产的区别时，重要的不是比较人工智能写作与记者写作哪个更受欢迎，或者人工智能写作能不能被识别；重要的是新闻业要借机向公众阐述清楚两者工作原理的本质不同。新闻记者通过捕捉、挖掘“事实”进行内容生产，新闻文本必须与外部真实世界有具体对应；人工智能则是根据已有“数据”和“指令”进行内容生产，合成文本可能具有很高的内部自洽性和对外部世界的“模拟仿真”。新闻报道可以成为人工智能再加工的“语料”；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却不能反向成为新闻的事实本源。更何况，新闻业关注的

“事实”有很多是无法“数据化”的，特定的场景、人物、背景、言语、心理和行动等诸多复杂因素难以被数据标识，需要有高度主体性的报道者作出一系列临场判断，并通过严格规范但又有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将这样的事实“叙述”为报道。如《人物》杂志主笔谢梦遥在小宇宙APP主持的播客节目《两个写作者对抗AI》，有一期邀请了曾采访昂山素季的记者回顾专访昂山素季时的临场互动和心理状态。新闻记者正是靠无数无法被数据化的细微瞬间，才能完成高质量的新闻工作^[40]。

（二）优化人工智能的部署方向，提升新闻的认知价值

业界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也应高度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部署方向。目前新闻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部署，主要集中在运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效率和创造美学效果方面，而不是把人工智能部署在用于提升新闻认知深度方面的生产。这一偏向需要改进和优化。新闻业当然可以借力人工智能降本增效，但对于一个已经过载而不是稀缺的信息生态系统来说，产生更多的信息并不能使其生态环境变好，必须产生更多高质量的新闻才能优化信息生态。作为真实叙述现实世界的文化形式，体现新闻质量的主要不是文本的美学价值（尽管新闻的美学价值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是新闻的认知价值。我们如何理解身处的这个越发复杂、联系紧密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世界”？高质量新闻总是要致力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帕克曾经认为，新闻“处理的是孤立事实，并不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不探究因果”^[41]。但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新闻知识形态论时所指的只是“消息”。而不久之后，社会就因其自身的复杂性产生了对新闻业的进一步需求，新闻报道逐渐具备帮助人们进行“深度”认知世界的功能。不论是哪种深度报道定义，都认为新闻业提供的深度报道本质上是在事实叙述的前提下超越对事实的简单告知，呈现深层意义。“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想知道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它们意味着什么，结果又是什么。”^[42]借力人工智能，记者可以快

速获取大规模的数据化事实，探查和分析数据背后的趋势与结构，这是目前提升新闻业对复杂社会现实之认知能力的一种重要生产创新方式。其创新成果主要表现为深度数据报道，如新冠疫情期间，《纽约时报》使用 AI 自动抓取和清洗各州郡县的病例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算法预测疫情趋势、与数据可视化团队合作生成交互式图表。

《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新闻报道成为美国疫情期间最权威的数据源之一，被政府与公众广泛引用^[43]。再如近期美方无理发动关税战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旗下视频号“玉渊潭天”制作的《美国关税政策背后谁坐不住了》《为了和中方会谈白宫演了四场戏》等多部深度数据解析可视化报道，借助人工智能建立特朗普话语行动数据集，分析特朗普上台以来关税话题下 2388 万条境外社交媒体讨论数据等，洞察反复变化的关税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可见，这类创新的前提是：培养有较高数据素养的新闻记者、建立较为完备的媒体数据库、开发专门的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等，而这些都是需要媒体有相应的资源部署。

“数字主播”“AI 生成视频”等追求效率和奇观的生产创新，是将 AI 部署在新闻生产的“终端”，也即优化或美化成品的生产链条上；而借助 AI 进行数据分析的生产创新，则是将 AI 部署在新闻生产的“前端”，也即扩展素材广度和分析深度的生产链条上。前者的投入效果很直观，但从强化新闻业的社会功能而言，后者显然远比前者重要，需要新闻媒体对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数据、对人工智能工具的专门化有更深理解。目前，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的部署方向从“终端”向“前端”的转变，如南方财经、大众报业、新华报业等已经在 2024 年完成了将媒体的报道数据化，并作为数据资产纳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工作，为盘活利用媒体“沉睡的数据”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接下来，则是如何开发和创造性使用 AI 工具，使媒体能充分用好自有数据和外部数据，提升新闻对复杂世界的认知价值。

除了把人工智能部署在处理和分析数据化事实外，新闻媒体还应看到传统新闻工作也正因

为当下信息系统的数字化转向越发具备差异性优势。那些记者亲身经历的、原初状态的、不可数据化或尚未被数据化的事实素材，会变得越发珍贵。因此面向人工智能的创新部署，不仅要求媒体把资源投入在可以提升新闻作品认知深度的 AI 应用上，还要继续加大对新闻调查等传统新闻生产方式的投入，如此才能让新闻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多元行动者竞争中始终保有信息优势。

（三）创建关于“人工智能”的专门化报道领域，确立新闻业对 AI 议题的话语权

报道领域的专门化意味着新闻媒体要在该领域持续投入资源，如培养“跑口”记者、搭建信源网络等，从而确立对该领域重要事实变动拥有话语权。新闻业在数百年的演进中，不断把一些重要的社会子领域“划归”为专门化的报道领域，如时政、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开拓新的领域，并使其成为媒体的“专门化”的报道类型，是一种重要的新闻产品创新方式。但目前，学界和业界高度关注的都是 AI 如何“做”新闻的问题，如 AI 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效能、效果与挑战、人机合作方式等。至于，新闻如何报道 AI，这个更有现实迫切性的问题却少有关注。

一项运用大数据方法分析全球 12 个国家的主流报纸对 AI 报道主题与情绪分布差异的研究显示，AI 报道的主题框架主要有 9 个，其中“人工智能对企业、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人工智能在教育和研究中的变革”和“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和全球伙伴关系中的作用”占比超过六成，而关于“人工智能行业的竞争与市场动态”的仅占不到 5%^[44]。这说明，新闻媒体对 AI 领域的报道主要是跟随各行业的专家话语作出“反应”，尚没能依靠自己的“新闻网”主动“探查”AI 前沿动态，对 AI 领域的重大事实变动不够敏感。这项研究虽然针对的是 2010 年到 2023 年英文报纸的情况，但也多少可印证当下国内新闻媒体对 AI 报道领域尚未充分挖掘的现实。

媒体观察者发现，2025 年初 DeepSeek 话题在国内舆论场爆发式传播时，新闻媒体却“失去了报道的先机”。2025 年 1 月 20 日，DeepSeek-R1 模型发布，相关话题开始在境外



社交媒体的科技圈发酵^[45]；1月22日，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高度评价了DeepSeek的新模型；1月24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发表报道称中国的新型模型可能威胁到美国的领先地位；1月26日，杭州游戏科学创始人、CEO冯骥发文盛赞“DeepSeek可能是个国运级别的科技成果”，当天DeepSeek话题开始引爆国内社交网络，技术垂直领域自媒体表现活跃，但仅有少数国内新闻媒体开始关注。国内新闻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发生在1月27日之后。

从这一事件的传播链条不难看出，科技圈意见领袖、国外新闻媒体、技术垂类自媒体，甚至不少普通网民的“新闻敏感性”都强于国内绝大多数新闻媒体。这是颇值得反思的现象。新闻题材是新闻的一种重要类型化方式，形成特定报道题材和报道领域意味着新闻媒体要在这个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如有熟悉该领域的记者团队、有权威且可合作的信息来源、有相应的报道版块或栏目等，才有可能形成快速捕获该领域重大事实变动、准确阐述事实之意义的“新闻网”，并建立自己在该领域的话语权。国内新闻媒体错失DeepSeek爆发大新闻的先机，并非一次偶然的“集体失误”，而是新闻媒体尚未将人工智能视为类型化报道领域，并投入足够资源建设该报道领域的结果。尤其对一些资源紧张的新闻媒体来说，与其盲目地投身于自己并不擅长的AI技术应用或开发领域，不如回归本职，把更多精力放在开拓人工智能议题这一全新的报道领域上，夺回对AI的报道话语权。

（四）强化AI时代的新闻伦理，捍卫真实性与公共性的操作规范

新闻伦理本质上是一套话语叙事，用以说明新闻应该如何做以及避免如何做的缘由。新闻伦理是新闻业与公众和其他社会系统的“对话”，而不是新闻业的“自说自话”，因此围绕新闻伦理的话语矛盾总是很多。有矛盾冲突并不可怕，新闻伦理需要在这样的矛盾中反复碰撞，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操作规范和价值共

识。可怕的是新闻业自我放弃和矮化。在当下的信息舆论环境中，我们要格外警惕新闻业主动弱化新闻职业规范和伦理的情况。

强化AI时代的新闻伦理，无外乎是在新的、变化了的外部环境下，新闻业重申其对事关真实性和公共性方面的事实操作规范。创新点不在于重申规范，而在于如何在变化的条件下重申规范。

首先，如何在AI时代重申事实真实性规范。随着AI生成内容对整个信息系统的渗透加强，新闻媒体应在注定波诡云谲的信息汪洋中通过负责的、可核验的事实叙事为公众提供确定性。AI时代，快速生产的合成内容绝对不稀缺，稀缺的是有人负责、完整清晰、有质感的事实叙述和思想表达。中国青年报前编委、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曹林在个人评论公众号上声明“绝不会以AI生成文字”，虽然表达的是个体立场，但值得新闻界思考。对于全链条和全品类的新闻生产来说，完全不使用AI并不现实，但向公众说明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闻生产则是必要的。哪些工作环节出于何种理由、以何种方式交由人工智能完成？媒体应在新闻产品中予以交代。这不仅仅是进行简单的AI标识，同时也应彰显新闻界以更开放透明的方式捍卫新闻文化形式、捍卫事实真实性的努力。如国内澎湃新闻“美数课堂”栏目不仅展示数据新闻报道过程中的事实和信息，还侧重于“以帮助读者相关技能习得的方式向公众说明如何以及为何制作新闻”的透明性实践^[46]，在传统透明性诉诸“事实信任”之外提供了提升“技术信任”的权威构建可能，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技术工程师也通过博客文章、开源软件代码、创建解释器方式践行技术透明^[47]。这些努力都并非简单地告知技术手段，而是以透明性实践捍卫新闻真实、维护媒体公信力。

其次，如何在AI时代重申事实公共性规范。在一个社会所需要良好信息生态系统中，主要流动着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事实？而实际上流动着的主要是什么样的信息？公众应该关注什么样的事实才有助于知情参与公共生活？而实

实际上顺应平台算法并具有更高能见度的又是什么样的信息？在这些问题上，应然与实然间越来越大的落差，迫切需要新闻业能有所回应。从行动层面上，新闻业对事实公共性伦理规范的主张，可以是身体力行地供给高质量新闻产品，回答“应然”问题；也可以是对当下信息生态系统存在问题的警示，作为对“实然”的反思。

应该承认，在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中，新闻媒体自行决定什么是新闻的把关能力客观上下降了，但这不是新闻业自居“二流”“随波逐流”的理由。恰相反，新闻业应该强化职业伦理。因为“理直”才能“气壮”，“气壮”才有行动空间。强化新闻职业伦理，尤其是守护事实真实性和公共性规范，不仅意味着重申新闻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存在价值，更要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形成一套能将其重新操作化的知识体系，用来说明新闻业如何在高风险的信息环境下守护社会公共认知秩序，如何做社会信息生态系统的“守护者”。

《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和一个“大厂心理咨询师”聊了聊，我有了一些离奇发现》提供了一个实践案例。这并非原本的报道选题，因为记者对受访人身份的质疑，原选题实际上是“流产”了。但当记者把与自称互联网大厂心理咨询师博主的采访经历写下来后，它成了一个全新的、守护社会公共认知秩序的报道选题。正如编辑后记所说：“我们只是希望以此经历，给普通人一些如何阅读网络信息的启示。但我们以此警醒我们自己，第一，核查真实性永远是这份工作最重要的部分，真实是一切表达的基础；第二，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表达已经成为一种权利，那些擅长表达的人，总是会被率先看到。它再一次提醒，作为媒体，在众声喧哗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关注那些不擅长表达的群体和个人”^[48]。也许，“强化AI时代的新闻伦理，捍卫真实性与公共性的操作规范”这一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创新是格外需要学界与业界合作的创新。新闻业界为守护社会公共认知秩序进行创造性行动，新闻学界则应为这样的新行动提供新的知识体系。

四、修复信息生态系统

在信息环境已然并且仍将持续剧变的关键时刻，新闻业需要的不仅是一次次面对新技术、新事物冲击的勇气和顽强意志，更需要逐渐厘清有助于新闻业确立在信息环境中之比较优势的创新方向，并有足够的定力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坚持独特的创新道路。人工智能与社交网络这两大发明的普及速度之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之深，很容易让行动者陷于被动跟随、被迫改变甚至是在恐惧和焦虑下“飞蛾扑火”的盲目行动中。但越是这样迫在眉睫的变革任务，越是需要行动者冷静理性地审视环境与自身，理性分析得失利弊，捍卫核心价值观念。创新理论作为研究视角的价值是能提供对系统“跃迁”（同时又不消解系统）的解释，它坚持在规范与变化的关系中去理解一个系统为何会“发展”。创新理论视角与新闻研究的结合，作者在《新闻创新研究的进路》一文中详细阐释。该文提出的“CAN模式”，关注环境（Circumstance）、行动/行动者（Activities/Actors）和规范（Norms）三者的复杂动态关系，为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跃迁”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49]。现代新闻业经过4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完善不同于其他职业系统的“规范”，当它面临AI带来的信息生态环境的巨变时，应该如何行动，才能在维持新闻之存在意义的基础上使其创新发展？这正是运用新闻创新理论视角讨论新闻业如何面对人工智能问题的思考路径。

总而言之，新闻业面对人工智能的创新方针应该是成为信息生态系统的修复者、人工智能企业的平等合作者，而非技术跟随者。

正如本文在第二部分所分析的，当下信息环境因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风险阶段。新闻业不仅应该“挺身而出”，而且应该与其他社会系统广泛合作，快速建立能够应对和抵抗信息高风险的认知防火墙，对人工智能等造成的信息失序进行修复。一方面，新闻业要强化自身，包括对新闻工作机制进行广泛、公开的“再阐释”，重建新闻认知权威，并知行合一地为社会提供高



质量新闻内容；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应把人工智能、社交网络等升级为专门的报道领域，建立针对这些报道领域的权威而灵敏的新闻网络、专业而高效的生产机制，使关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及对人类社会影响的高质量报道成为主流话语。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新闻媒体“真懂”人工智能。

在修复工作的基础上，新闻业应考虑与人工智能企业等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合作应该是平等互利的，不是打着合作旗号的单方面获利。新闻媒体有与人工智能企业合作的基础，因为新闻业的大量产出本身就是稳定、高质量的数据来源，新闻业要提高新闻产品的品质和传播效能，也需要人工智能辅助。但有合作的理论基础，不等于能在现实中达成合作。此前十多年来，新闻媒体与社交网络平台企业的关系发展就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至少从目前看，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新闻媒体对社交网络平台不得已的过度依赖，这种不健康的双边关系造成了今天全媒体内容生产传播的诸多问题，亟待纠正。如今，新闻媒体又面临与人工智能企业合作的问题，如何在一开始就有比较好的合作顶层设计，这是一个不仅需要新闻媒体、人工智能企业，也需要社会其他系统协同思考的大问题。

本文当然不反对新闻媒体在生产传播工作链条上充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但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这种技术应用应部署在有利于新闻业自身利益和长远发展的方向上，鼓励人工智能为新闻生产“赋能”，而不是让新闻业“失能”。但从近两年来新闻媒体宣称和实践的人工智能应用上看，不顾新闻规律和规范性要求，盲目炫技式的所谓“创新”时有所见。但愿这只是个别媒体经历的短暂而迷茫的调适期，并能很快回到“真懂”“善用”人工智能的创新轨道上来。

(责任编辑：孙尚如)

参考文献

[1] Sanchez-Acedo A, Carbonell - Alcocer A, Gertrudix M. Rubio-Tamayo J L. The challenge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y: Deepfakes and misinformation [J].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4, 37(4): 223-239.

[2]Hameleers M, van der Meer T G L A, Dobber T. They would never say anything like this! Reasons to doubt political deepfakes[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4, 39(1): 56-70.

[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aboratory testing for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in suspected human cases: Interim guidance [EB/OL]. (2020-03-19) [2025-03-26].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10665-331501>.

[4]Elsner M, Atkinson G, Zahidi S. Global risks report 2025[R]//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global-risks-report-2025>, 2025:16-23.

[5]Norris T B, Suomela T. Information in the ecosystem: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ecosystem” [J].*First Monday*, 2017, 22(9):2-27.

[6]Losee, Robert M. "A discipline independent 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7,48.3: 254-269.

[7]Yu, Peter K.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formation ecosystem" [J].*Mich. St. L. Rev.* 2005: 1.

[8]Neal, Jennifer Watling, and Zachary P. Neal. "Nested or networked? Future directions for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J].*Social development* 22.4 (2013): 722-737.

[9]Palazzi M J, Solé-Ribalta A, Calleja-Solanas V, et al. Resilience and elasticity of co-evolving information ecosystems [EB/OL] (2020-05-15). <https://arxiv.org/abs/2005.07005>

[10]王辰瑶,王存双. 顽固的假新闻: 另类故事与传播界墙——基于“豪车落灰”社会话题的个案研究 [J]. *新闻与写作*, 2021(1):102-108.

[11]盖伊·塔克曼. 做新闻: 现实的社会建构 [M]. 李红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2-20.

[12]Nadler A. Nature's economy and news ecology: Scrutinizing the news ecosystem metaphor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9, 20(6): 823-839.

[13]Peterson-Salahuddin C. From information access to produc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addressing information inequity in our digit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4, 75(10): 1134-1151.

[14]Roberts J. *Effective journalism: How the information ecosystem works and what journalists should do about it* [M]. Bristol: Intellect, 2024:148-150.

[15]Newman N. 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18 [EB/OL].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18.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our-research/journalism-media-and-technology-trends-and-predictions-2018>

[16]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 2023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 [J] 新闻记者, 2024,(01):18-41.

[17]何强,冯松龄,周晓丽. 新华社北京,首个AI合成女主播今日上岗 [N/OL]. 2019-03-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3/03/c_1124186591.htm.

[18]李强.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记者如何利用AI进行新闻生产? [N/OL]. (2025-03-31) .<https://m.cyol.com/gb/baobao/>

- articles/2025-03/31/content_3nW94PH2mN.html.
- [19] 赵汀阳. 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2.
- [20]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258.
- [21] 约翰·密尔顿. 论出版自由 [M]. 吴之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46.
- [22] 约翰·密尔. 论自由 [M]. 许宝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33.
- [23] Vosoughi S, Roy D, Aral S.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J]. *Science*, 2018, 359(6380): 1146-1151.
- [24] 上游新闻综合. 拆解 AI 造假四大套路: 假冒名人炮制新闻, 换脸敲诈一键去衣 [N/OL]. (2024-12-16). <https://www.cqcb.com/feidian/2024-12-16/5721133.html>.
- [25] 曹冲, 苑基荣, 陈子帅. 环球时报 "AI+ 政治" 深度伪造视频搅动印度大选 [N/OL]. (2024-05-20). <https://www.huanqiu.com/article/4HsRdzCajXj>.
- [26] 韩福涛, 编辑, 甘浩. 新京报, 罐车运输乱象调查: 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 [N/OL]. 2024-07-02.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19878490168127.html>.
- [27] 哈力克. 中国新闻周刊, 人工智能监管难题: 如何“用魔法打败魔法” [N/OL]. 2023-07-03.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3/07-03/10035793.shtml>.
- [28] Nasiri, S & Hashemzadeh, A. The Evolution of Disinformation from Fake News Propaganda to AI-driven Narratives as Deepfake [J]. *Journal of Cyberspace Studies*, 2025, 9(1), 203-222.
- [29] Weikmann, T, Greber, H & Nikolaou, A. (2025). After deception: how falling for a deepfake affects the way we see, hear, and experience me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0(1), 187-210.
- [30] 熊炎. 解释警告逆火效应是醍醐灌顶还是火上浇油. *新闻与传播研究* 41.1(2019):58-76.
- [31] 何洛伊, 卫瑶, 舒怡尔. 澎湃新闻, 用 AI 打败 AI, 毕业论文 AI 检测靠谱吗? [N/OL]. (2025-05-23).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552553.
- [32] 叮吸金小能手. 刘晓庆, 紧急发声! [EB/OL]. (2025-03-07) [2025-03-2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3NTI1MTg2Mg==&mid=2247483733&idx=1&sn=585c487130ac055a1b0aacd1e0158d4b&chksm=c529049273f15816a1621dfcd2a801d91c0f7560cbae0f236c0072afcd511695e142020cae1#rd
- [33] Li J, Chen J, Ren R, et al. The dawn after the dark: an empirical study on factuality hallucination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EB/OL]. arXiv preprint arXiv:2401.03205, 2024-01-06. <https://arxiv.org/abs/2401.03205>.
- [34] 新智元. 大模型混入 0.001% 假数据就“中毒”, 成本仅 5 美元! NYU 新研究登 Nature 子刊 [EB/OL]. 澎湃新闻·湃客, (2025-02-05) [2025-03-30].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080712.
- [35] Paglieri, Fabio. "Expropriated minds: On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of generative AI, beyond our cognitive illusions." *Philosophy & Technology* 37.2 (2024): 55.
- [36] Senan O, Pulido C, Giraldo S, Fontanills L. Without journalists, there is no journalism: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edia [J].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2023, 32(2): e230327.
- [37] Ufarte-Ruiz M J, Murcia-Verdú F J, Túnñez-López J M.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ynthetic media: first newsrooms without journalists [J].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2023, 32(2): e320211.
- [38] Zelizer B.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93, 10(3): 219-237.
- [39] Newman, N., Fletcher, R., Robertson, C T., Eddy, K., & Nielsen, R. K. [EB/OL]. (2022-06-15) [2025-04-16].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2. Retrieved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2-06/Digital_News-Report_2022.pdf.
- [40] 谢梦瑶. 播客《两个写作者对抗 AI》第 4 期: 张倩桦谈昂山素季专访与失父写作的转换时刻 [EB/OL]. (2025-03-21) [2025-04-16].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7dd7442dd11f9c8c13debaa?s=eyJ1JjogJYwZTI1ODJmZTBmNWU3MjNiYjg4Nzc1ZCJ9>
- [41] Park R E.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0, 45(5): 669-686.
- [42] 麦尔文·曼切尔著. 新闻报道与写作 [M]. 艾丰, 张争, 明安香, 邹大毅编译. 北京: 广播出版社, 1981:163.
- [43] The New York Times. Covid in the U.S.: latest maps, case and death counts [EB/OL]. (2024-03-15) [2025-04-16].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1/us/covid-cases.html>
- [44] Ittefaq M, Zain A, Arif R, et al. Global news media cover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mes, sentiments, and trends across 12 countries [J].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25, 96: 102223.
- [45] 联合早报. 中国 DeepSeek 发布廉价大模型性能比肩美 OpenAI 最新模型 [N/OL]. (2025-01-25) [2025-04-16]. <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50125-5790460>
- [46] 张宇昭, 陶文静. 生成中的“脚手架透明性”——基于编者文本专栏“美数课堂”的案例研究 [J]. *新闻记者*, 2024, (08): 98-112.
- [47] Cools, H & Koliska, M. (2024). News Automation and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in the Newsroom: The Case of the Washington Post. *Journalism Studies*, 2024, 25(6), 662-680.
- [48] 小島. 和一个“大厂心理咨询师”聊了聊, 我有了一些离奇发现 [EB/OL].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 (2025-03-30) [2025-04-02]. <https://mp.weixin.qq.com/s/4FijfuzCYqESZZ8y1IdUA>
- [49] 王辰瑶. 新闻创新研究的进路 [J]. *新闻记者*, 2024, (11): 3-18.

(下转第 40 页)

and platform governance. The concept, genealogy, and innovativ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daptation are then systematically defined. Finally, the article conducts boundary testing and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to evaluat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theory, highlighting its applicability and extensibility as a mesoscopic framework in advancing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in mainstream media.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the reorgan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ructure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al–user–platform coupling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and promotes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media convergence” to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ommunication adaptation;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of mainstream media; media convergence; mesoscopic theory

Authors: Yu Guom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 F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ang Xiufeng,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Future Media Experimental Platfor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上接第 27 页)

Journalism Innov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High-Risk Information Era

Wang Chenyao, Feng L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eco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herent causes of the high-risk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social networks. It argues that journalism must transcend mere “Applied-AI Journalism Innovation”—which prioritizes efficiency gains within existing frameworks—and adopt “Face-to-AI Journalism Innovation” to re-anchor its 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circumstance. The study elaborates on four dimensions of “Face-to-AI Journalism Innovation”, including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journalistic mechanisms to rebuild cultural authority in the AI era, the optimization of AI deployment to enhance journalism’s cognitive value,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AI-reporting domains to assert journalistic discourse power over AI issu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journalistic ethics in the AI-era to safeguard operational norms of authenticity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journalism needs to transform into a restorer of information ecosystem and an equal collaborator with AI developers, rather than a passive follower of technological trends.

Keywords: information risk; information eco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ism innovation

Authors: Wang Cheny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Feng 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